



# 从早期北京话材料看虚词“了”的读音变化\*

郭 锐 陈 颖 刘 云

**提要** 学界对“了”和“啦”的关系有合音说、弱化说和强化变韵说等不同观点。考察清中叶至民国时期北京话材料,可以看到北京话中的虚词“了”经历了语音弱化过程的四个阶段: $liao \rightarrow lo \rightarrow la \rightarrow la_3$ 。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“了<sub>2</sub>”比“了<sub>1</sub>”发展快,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则是“了<sub>1</sub>”比“了<sub>2</sub>”发展快。“了”读音变化的不同阶段,有“咯”“喽”“喇”“啦”等不同写法。北京话轻声造成的语音弱化,常发生韵母的 a 化现象。“了”音变的不同阶段的读音可以在同一时期并存,并出现不太严格的分工。“啦”同“咯”一样,只是“了”语音弱化的中间阶段的语音形式。跨方言的考察发现,“了”的语音变化呈现出有 i 介音韵母和无 i 介音韵母两种类型的四个阶段,两种类型之间具有平行性。早期北京话“了”的不同语音形式,在其他方言中都能找到同类、同阶段的形式。

**关键词** 早期北京话 语音弱化 a 化现象

## 1. 引言

### 1.1 问题的提出

“了”和“啦”关系十分密切,但对于“啦”的性质却有不同意见,有的认为“啦”是“了+啊”的合音形式(赵元任,1968;朱德熙,1982;王力,1954),有的认为“啦”是“了”的强语气变韵形式(郭小武,2000),还有的认为“了”是“啦”的弱化形式(金立鑫,1998;远藤光晓,1986/2001)。但根据早期北京话语料,合音说和变韵说都不能成立。

1) “啦”后面可以出现语气词“吧、呢”,而“啊”后是不能出现“吧、呢”的,因此不可能是“了+啊”的合音。如:

- (1) a. 小王也有信出来啦吧?(《小额》)
- b. 小脑袋儿春子一瞧善大爷不言语啦,以为是让他们给拍闷啦呢。(《小额》)

2) “啦”不但出现在“了<sub>2</sub>”的位置,也可以出现在“了<sub>1</sub>”的位置,因此不能看作“了+啊”的合音,也不能看作“了”的强语气变韵形式。如:

- (2) a. 可了儿花啦这些个钱,念了好几年的书,连个药味都写不上来。(《小额》)
- b. 一挥而就,刷啦一个方子。(《小额》)
- c. 你忘啦吃徐吉春的药,满炕上折腾的时候儿啦。(《小额》)

弱化说有道理,但是说“了”是“啦”的弱化形式是把问题简单化了。根据早期北京话语料,我们认为“啦 la”其实是“了 liao”的弱化形式,而“了 la<sub>3</sub>”是“啦 la”的进一步弱化的形式。

\*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“清末民初北京话系统研究”(11JJD740006)的资助。本文初稿和修改稿曾在北京市语言学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(2014年10月,北京语言大学)和第二届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(2016年3月,上海师范大学)报告,对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读音 la 是“了”从 liao 到 lǎo 语音弱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之一,当代汉语中的“啦”是“了”第三阶段读音的保留。从我们看到的北京话材料看,“了”的弱化过程如下所示:

读音	liao	lo	la	lǎo
时间	1830 年代前	1834	1853-	1904-

## 1.2 早期北京话语料

本文考察了清中叶至民国时期能反映“了”的读音的北京话材料,主要材料类型如下:

### 1) 满汉、满蒙汉合璧教科书

为了帮助满人学习满语,清雍正年间开始,出现了一批满汉对照及满蒙汉对照的满语教材,包括《清文启蒙》(1730)、《清文指要》(1809)、《三合语录》(1829)等。本文参考的是由竹越孝(2012)整理翻译的《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》(1761)。

### 2) 清人所编官话正音书

清中叶后开始推行官话,出现了一批官话正音书,本文参考的有高静亭《正音撮要》(1834)和莎彝尊《正音咀华》(1853)。

### 3) 西人编著的北京官话教材和词典

目前所见最早以北京音为标准编写的西方汉语教材是威妥玛的《寻津录》(1859),随后是他影响最大的汉语教材《语言自迩集》(1867),此外还有翟理斯《语学举隅》(1873)、狄考文《官话类编》(1892)和高本汉《北京话语音读本》(1918)等。

### 4) 日本北京官话教材

1876年9月开始,日本的汉语口语教学从南京官话转为北京官话。为此,日本人自编了大量汉语会话教材,包括《日清会话》(1894)、《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》(1904)、《华日教室会话》(1943)等。日本人还翻译了一些西方汉语教材,以《总译亚细亚言语集》(1880)为代表。以上日本语料均来自《中国语教本类集成》(六角恒广,1991-1998)。

### 5) 旗人小说

蔡友梅(1872-1921),又名损公、松友梅,旗人出身,是早期京味儿小说家的代表人物。本文主要考察《小额》,1907年开始连载于《进化报》,1908年出版单行本。

### 6) 官话国语推广材料

包括两种材料。一是注音字母材料。为帮助国人快速识字,清末民国时期的官话国语运动中出版了一批注音字母读物,有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性读本和报纸,有面向国语讲习所学员和中小学生的教科书,如王璞《实用国语会话》(1920)、齐铁恨《国语会话》(1925)等。本文主要参考的是王照的官话注音读物《对兵说话》(1904/1957)。二是国语留声片教材。赵元任于1922年出版的《国语留声片课本》采用了以北京语音为基础,又照顾南方官话而带人声声调的“老国音”。1935年,他出版了《新国语留声片课本》,采用以北京音系为基础的“新国音”。1928年,老舍在伦敦与人合作编写了国语教材《言语声片》。

## 2. 早期北京话语料所反映的“了”的读音

### 2.1 早期北京话材料反映的“了”的读音

#### 1) 《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》(1761)

《清文启蒙》(1730)全名《满汉字清文启蒙》,是舞格寿平所编满汉对照满语教科书,共四卷。《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》(1761)为《清文启蒙》卷二《兼汉满洲套话》的改编修订

本,该书用满文字母对汉文部分做了注音。竹越孝(2012)将满文注音逐字转写为拉丁字母。“了”有3种注音:liyao、liyoo和liao。具体统计如表1。

表1 《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》“了”注音统计

了 <sub>1</sub>			了 <sub>2</sub>		
liyao	liyoo	liao	liyao	liyoo	liao
21	46	1	47	90	1

- (3) a. 又恐怕你来狠糟了liyao心了liyao呢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到了liyoo正月里了liyoo。  
c. 托赖老天爷又添了liao一岁。
- “iyao”和“iyoo”也用来给其他iao韵母的字注音。如:
- (4) a. 我还想着要往兄长跟前领教giyao去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还要笑hiyao话呢。  
(5) a. 可怎么样掌家业料liyoo理事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前日夜里略liyoo受了些凉。
- “ioo”只用于两处“了”的注音。ao韵母的字用“ao”和“oo”注音,如:
- (6) a. 教导dao的狠有理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必定报boo答深恩。

可见,“了”的这三种注音形式反映的读音都是“liao”,注音不同是由规则不统一造成。该书前半部分主要使用liyao,后半部分主要使用liyoo,很可能注音者不止一人。统计如下。

表2 《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》“了”注音前后差异统计

	liyao		liyoo		liao		合计
序、1-24话	60	95.2%	3	4.8%	0		63
25-51话	8	5.6%	133	93.0%	2	1.4%	143

## 2) 《正音撮要》(1834)

根据作者高静亭自序,《正音撮要》成书于1810年,但目前找到的最早刊印本是道光十四年(1834),刊印前是否有修改不得而知,保险起见把时代定为1834。《正音撮要》没有拉丁字母注音,但有的句尾的“了”写作“咯”。如:

- (7) a. 吃饭后总要走得这么三五十步,溜溜食,不然就存了食咯。  
b. 大新年人家都来道喜,我们也该去拜拜年咯。

《正音撮要》中“咯”出现35次,占句尾“了/咯”总次数(320次)的10.9%。

## 3) 《正音咀华》(1853)

表3 《正音咀华》“了”用字统计

了 <sub>2</sub>			
了	咯+啰	喇	合计
149	3+8	17	177
84.2%	6.2%	9.6%	

莎彝尊《正音咀华》中“了<sub>1</sub>”全写作“了”,句尾“了<sub>2</sub>”有3例写作“咯”,如:

- (8) a. 是時候咯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卸了底咯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c. 不是咯。

“咯”的反切注音是“卢活切”,可知“咯”读作lo。

《正音咀华》中还出现“啰”8例,其功能与“了<sub>2</sub>”相同。如:

- (9) a. 饭好没有? 菜便啰噯?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治弟因才短而且多病,告了回家有好几年啰!

“啰”字未见反切,但根据字形推测应读为lo。

《正音咀华》的例句中还出现功能与“了<sub>2</sub>”相同的“喇”17例。如：

- (10) a. 大伙相好,过来瞧瞧就好喇。 b. 行装都办齐喇嘛?

4) 《寻津录》(1859)

《寻津录》是威妥玛编写的第一本汉语教材,共545个汉语句子,汉字右侧均有对应的威氏注音,练习部分还在汉字右上方用数字标明了调类。

《寻津录》课文部分的“了<sub>1</sub>”注音都是 liao;“了<sub>2</sub>”注音多数为 liao,少数为 lo。注音为 lo 的写作“了”或“咯”,如:

- (11) a. 我等了 liao 你好半天了 liao。 b. 天发了 liao 白了 lo。 c. 今儿是八月十五,中秋佳节咯 lo。

练习部分的“了<sub>1</sub>”为 liao<sup>3</sup>,个别为 la<sup>1</sup>。“了<sub>2</sub>”多为 liao<sup>3</sup>和 la<sup>1</sup>,个别为 lo<sup>4</sup>。注音为 la 和 lo 的写作“了”或“咯”。如:

- (12) a. 因为勒索人革了 liao<sup>3</sup>职咯 la<sup>1</sup>。 b. 买了 la<sup>1</sup>一双驴皮檐条儿的福字履。  
c. 还把本儿王莽篡位的唱本儿偷了 liao<sup>3</sup>去咯 lo<sup>4</sup>呢。

表4 《寻津录》“了”注音统计

	了 <sub>1</sub>			了 <sub>2</sub>			
	liao	la	小计	liao	lo	la	小计
课文	104	0	104	181	34	0	215
	100%			84%	16%		
练习	37	2	39	25	1	22	48
	95%	5%		52%	2%	46%	

《寻津录》课文部分和练习部分“了”读音的这种差异,很可能是因为编写的时间不同,课文在前,练习在后,反映出不同时期的“了”的读音。也可能是因为正式和随意风格在朗读时出现的差异。《寻津录》课文第一部分《天类》选自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,第二部分《圣谕广训》改编自王又朴《圣谕广训衍》第一章,多为较庄重正式的内容,而练习部分内容是日常生活。威妥玛请了北京人应龙田做北京话老师,并协助编写《寻津录》,教材应该就是按照应龙田的发音来注音。庄重的内容易于采用老的发音,日常的内容则易于采用当时流行的新发音,反映在“了”的读音上,较为典雅的课文部分读 liao 多,没有 la,较为随意的练习部分 la 大量增加。如果上述推测成立,可以得到以下结论:

第一,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本来都读 liao<sup>3</sup>。

第二,“了”先从上声变为阴平。从练习部分标注的声调来看,无论是“了<sub>1</sub>”还是“了<sub>2</sub>”,都是 liao<sup>3</sup>多(了<sub>1</sub>29例,了<sub>2</sub>19例)而 liao<sup>1</sup>少(了<sub>1</sub>8例,了<sub>2</sub>6例),这说明声调正在变化。

第三,声调变化的同时,元音也在变化。“了<sub>2</sub>”先变为 lo,后来进一步变为 la<sup>1</sup>。

第四,练习部分的“了<sub>1</sub>”也出现了读为 la<sup>1</sup>的迹象。

5) 《语言自述集》(1867)

《语言自述集》在威妥玛所编写的汉语教材中影响最大,“了”和“咯”读音的描述如下:

了 liao<sup>3</sup>,咯 lo<sup>1</sup>(to end, or be ended),跟在动词后面,表示动作完成,表示事件出现。也许把它称为过去时的标志(a sign of the past tense)更为确切。它还自由地充当句尾语助词(a final expletive)。口语句尾多用“咯”(as a colloquial termination)。(62页)

撇了 p<sup>4</sup>ieh<sup>3</sup> liao……丢掉,抛弃(朋友,任何东西)。注意:了 liao<sup>3</sup>,轻声,并读作 la 或 lo……(381页)

饭糗了 fan<sup>4</sup> ch<sup>4</sup>iu<sup>3</sup> liao……饭煮成粥了;“了 liao”实际上变成 lo,接近于 lo<sup>4</sup>。(349页)

《语言自述集》第二版(1886)给部分句子逐字注音时,“了”多标为轻声,也反映出“了”在声调上的变化。如:“下了 liao 半夜的雪”“他到了 liao<sup>3</sup>”-“他回来了 liao”“他来了 liao<sup>3</sup> 没有?”-“你答应了 liao 没有?”。

表5 《语言自述集》“了”用字统计

了 <sub>1</sub>			了 <sub>2</sub>		
了	咯	小计	了	咯	小计
888	0	888	1084	140	1224
100%			88.6%	11.4%	

《语言自述集》“了<sub>2</sub>”写作“咯”的比《寻津录》读 lo/la 的比例小,并不意味着从 liao 到 lo/la 发展的停止,而是因为写作“了”的“了<sub>2</sub>”很多也读为 lo/la。《语言自述集》第五章《谈论篇(百篇)》改编自《清文指要》,与《清文指要》三个版本对比(1809年三槐堂重刻本、1818年西安将军署重刻本、1830年《三合语录》五云堂刻本)(张美兰、刘曼,2013),可以看到《语言自述集》改“了”为“咯”的情况:

表6 《语言自述集》改《清文指要》“了”为“咯”统计

	1809	1818	1830	1867	
A 前两版无语气词,第三版为“了”,《自述集》改为“咯”	—	—	了	咯	5处
B 前三版为“了”,《自述集》改为“咯”	了	了	了	咯	29处

A. 前两版无语气词,第三版为“了”,《语言自述集》改为“咯”的用例如下:

- (13) a. 1809 看风水的人们,都说那个地方好的上头,才在那里立了坟院。  
 b. 1818 看风水人,都说那个地方好的上头,才在那里立了坟莹。  
 c. 1830 看风水的人们,都说那个地方好平安的上头,才在那里立了坟莹了。  
 d. 1867 请了看风水的人瞧,照他们都说那一块地好,故此在那儿立了坟咯。(187页)

B. 前三版为“了”,《语言自述集》改为“咯”的用例如下:

- (14) a. 1809 又坐了好一会,看他的光景,顺着他慢慢的央求,刚刚的才点了头了。  
 b. 1818 又坐了好一会,看了他的形景,顺着他慢慢的央求的上头,刚刚的才点了头了。  
 c. 1830 又坐了好一会,看他的光景,顺着他慢慢的央求,好容易才点了头了。  
 d. 1867 又坐了好一会子,看着他的光景,顺着他的气儿慢慢儿的哀求他,刚刚儿的他才点了头咯。(65页)

《语言自述集》将“了”改为“咯”,说明编写者明确地意识到句末语气词的读音不是 liao,句末“了”读为 lo/la 已经很稳定,因此换用新字形来记录。

#### 6) 《汉英合璧相连字汇》(1871)

这部书采用罗马字母注音,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都读 liao<sup>3</sup>,如:“亲了 liao<sup>3</sup> 个嘴”“雪化了 liao<sup>3</sup>”“走了 liao<sup>3</sup> 水了 liao<sup>3</sup>”。

#### 7) 《汉言无师自明》(1872)

该书“了”和“咯”一共36处,只有一处“了<sub>1</sub>”记音为 layow,按翟理斯的记音法对应为 liao,其余35处都记为 la。

- (15) a. 你雇了 layow 车没有?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马出了 la 汗先不要狠他。  
 c. 到咯 la 码头没有?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d. 轮船来咯 la。

按全书的记音体例,单元音 a 记为 ah,如“大”记为 tah。字母 a 记录的是元音 a 的轻读形

式,比如后缀“子”都记为 dza,“等着”的“着”记为 ja,“认得不认得”的“得”记为 ta。可见,该书的 la 记的是读为轻声的 la,反映出这一时期“了”从 la 向 lə 变化的过渡状况。

8) 《语学举隅》(1873)

《语学举隅》中“了<sub>1</sub>”读 liao 或 lo,“了<sub>2</sub>”都读 lo,写作“了”或“咯”,如:“到了 liao 门口儿”“起了 liao 行市了 lo”“投了 lo 河了 lo”“说开了 lo 话咯 lo”。《语学举隅》的出版时间较晚,但“了”没有 la 读音,反映出的“了”读音比《寻津录·练习》和《语言自述集》早,而与《寻津录·课文》相当,也说明 lo 和 la 是“了”读音变化过程中分别独立的阶段。

表 7 《语学举隅》“了”注音统计

了 <sub>1</sub>			了 <sub>2</sub>		
liao 了	lo 了	小计	liao 了	lo 了/咯	小计
7	13	20	1	192	193
35%	65%		0.5%	99.5%	

9) 《总译亚细亚言语集·支那语官话部》(1880)

该书“散语章”用片假名逐字标音,“了”有两种注音:リヤヲ(=liao)和ラ(=la),如:“桌子上的那蜡灯是谁拿了 la 去了 la?”“甚么是撤了 liao 呢?你吃完了 liao 饭都拿下去那就是撤了 la。”“你前年坐海船不是受了 liao 累了 liao 么?”

表 8 《总译亚细亚言语集·支那语官话部》“了”注音统计

了 <sub>1</sub>			了 <sub>2</sub>		
liao	la	小计	liao	la	小计
46	8	54	9	105	114
85%	15%		8%	92%	

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作 la 的比例都比《寻津录》大大增加,反映“了”迅速变化的过程。

10) 《英清会话独案内》(1885)

该书英汉日三种语言对照,汉字都用片假名注音。全文 40 处“了<sub>1</sub>”和 143 处“了<sub>2</sub>”均注为ラ la,写作“了”或“拉”。这是目前所见文献中,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最早全都读为 la 的,如:“啊,到了 la 船了 la,车轮已经不动了 la”“到吗渡(码头)也快拉 la”。

11) 《对兵说话》(1904)

内田庆市、冰野善宽(2016:101)注意到王照《对兵说话》中“了”有 la、lou、le 三种读音。

- (16) a. 我们中国的事,全让洋人作了 lou 去了 la。(5b-5)      b. 破了 le 多少座城池。(5a-4)  
c. 不想吃的亏越发的大了 le。(7a-4)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d. 把几百里的土都冲坏了 lou。(10b-4)

表 9 《对兵说话》“了”注音统计①

了 <sub>1</sub>				了 <sub>2</sub>			
lou	la	le	小计	lou	la	le	小计
6	0	16	22	5	8	19	32
27%		73%		16%	25%	59%	

《对兵说话》出现了之前和之后北京话材料中都没有出现的语音形式 lou,应该不是北京

① 《对兵说话》用王照自创的合声字母注音,字母借自汉字偏旁笔画,本文按规则转写为汉语拼音。

话本来的读音<sup>②</sup>,可能与作者王照的家乡话有关。王照是直隶宁河芦台人,宁河芦台方言属冀鲁官话保唐片,同属保唐片的其他不少方言“了”有 le 和 lou 两读<sup>③</sup>。虽然由于目前缺乏宁河芦台话“了”的读音的材料而无法下定论,但可推测宁河芦台话“了”也有 lou 的读音。《对兵说话》中“了”有 lou 的读音很可能是宁河话的影响。

12) 《日清会话语言类集》(1905)

该书用片假名注音,81例“了<sub>1</sub>”和267例“了<sub>2</sub>”均注音为ラ la,“喇”2例,注为ラ la。如:“王大哥在家里吗?没在家呀。没在家上那里去喇 la? 因为做了 la 赌,钱被拿了 la 去了 la。”

13) 《小额》(1907)

《小额》“了<sub>2</sub>”位置上的“啦”远多于“了<sub>1</sub>”,但仍保留了相当数量的“了”形式。例如:

- (17) a. 单说胎里坏孙先生,一听说小额遭啦官司,地宫里就没安着好心,原就打算吃一下子。额大奶奶撒开了这们一求他,哈哈,胎里坏是更得了意啦。(46页)  
b. 就这件事上看起来,家有贤妻的这两句话,是确有至理的了。(27页)

表 10 《小额》“了”用字统计

了 <sub>1</sub>			了 <sub>2</sub>		
了	啦	小计	了	啦	小计
760	9	769	129	939	1068
98.8%	1.2%		12.1%	87.9%	

14) 李德钊(万人迷)相声(1908)

多数书面材料反映语音面貌都滞后,可以现存最早的相声音档为证。1908年著名相声大家李德钊(万人迷)为百代公司录制了唱片,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已经都读为 la,个别“了”读为 la<sup>④</sup>:

- (18) a. 那天我吃来着,吃了 la 二十个不饱。(《灯谜隐语》01:12)  
b. 这成了 la 绕口令了 la。(《对对子》0:40)  
c. 我也说错了 la。(《对对子》2:13)  
d. 老了 la 玩完。老了 la 就不成了 la。(《卖对联》1:22)

15) 《华英文义津逮》(1909)

该书“了<sub>1</sub>”有上声 liao<sup>3</sup>和轻声 liao 两种读法,如“叹了 liao<sup>3</sup>一口气”“上了 liao 岁数儿”;而“了<sub>2</sub>”读轻声 liao 和 lo,如“吃饱了 liao”“睡熟了 lo”。该书还指出,“咯”是句尾“了”的另一种形式,如“仅仅的够咯 lo”。

16) 《汉语通释》(1912)

著者明确指出“了”读为 liao<sup>3</sup>,口语中读 la,在用例中则将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都标为 la,如“我昨天见他去了 la,他可是出了 la 门了 la”。

② 北京话中表去除、受损的弱化动词“了”有 lou 的读音(马希文,1983)。

③ 保唐片方言“了”有 lou 读音是较为普遍现象,如平谷话、保定话、唐山话、昌黎话、石家庄话。例如:

- (1) 这孩子还小,不懂事;大喽(lou)就好了(la)。(平谷:陈淑静,1998)  
(2) 老师已经来喽又走咧。(保定:张丹、赵博雅,2016)  
(3) 地里长喽(lou)个这么大的西瓜呢。(唐山:习丹丹,2015)  
(4) 他吃嚙(liu/lou)饭咧(lie)。(《昌黎方言志》,1984)  
(5) a. 饭熟了(lou)叫我。 b. 饭熟了(la)。(蓟县:陈凤霞,1997)

④ 视频网址: <http://tieba.baidu.com/p/1704052920>。

17) 《北京话语音读本》(1918)

该书的二十篇文本用隆德尔方言字母注音,“了”记为 liao(隆德尔字母为 leao)和 la。

(19) 两个人分说不清,就打了 liao 官司了 la。官叫了 la 他们去说,你们为什么打官司。(118 页)

另有 4 例“咯”,都注音为 la。如:

(20) 您猜李能怎么着,这时候也顾不得哭咯 la,站起来就对老虎说:……(78 页)

表 11 《北京话语音读本》“了”注音统计

了 <sub>1</sub>			了 <sub>2</sub>		
liao	la	小计	liao	la	小计
133	31	164	0	225	225
81.1%	18.9%			100%	

“了<sub>2</sub>”已完全读为 la,大多数“了<sub>1</sub>”还读 liao,尚未全变为 la。

18) 《国语留声片课本》(1922)和《新国语留声片课本》(1935)

《国语留声片课本》用注音符号标音,会话材料中的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均注音为ㄌㄧㄠ。这是目前所见文献中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都读为ㄌㄧㄠ的最早记录。如:“那个女人给她的儿子买了ㄌㄧㄠ一个磁娃娃,她想不到刚买来他就把它摔破了ㄌㄧㄠ。”

《国语留声片课本》中,赵元任明确区分“了”的三种读音为ㄌㄧㄠ liao、ㄌㄧㄠ la、ㄌㄧㄠ le:

“了”字当动词一定要念为ㄌㄧㄠ,当语助词大概总念为ㄌㄧㄠ,ㄌㄧㄠ音是稍带感叹词的口气,但是现在很正式派的诗文里语助词的“了”也可以念为ㄌㄧㄠ。(20 页)

《新国语留声片课本》用罗马字母注音,在“助词”一节将“了”注音为轻声 le,如:“糟了 le,要下雨了 le,咱们去不成了 le。”

在 1935 年《新国语留声片课本》的会话材料中,1922 年《国语留声片课本》所区分的“正式”liao 和“感叹”la 都没有见到。胡适《乐观》一诗,如“哈哈!好了!”中的“了”,在《国语留声片课本》中注音为 la,在《新国语留声片课本》中改为 le。

19) 《言语声片》(1928)⑤

《言语声片》词汇表中,“了”有 liao、lǎo、la 三个读音,“啦”也有 la 和 lǎo 两个读音,“了”“啦”的用法都是 past auxiliary(过去助词)。课文中“了”和“啦”的注音如下:

(21) 乙:夜里十二点了 lǎo 吧。

甲:哼,两点十分。真好。布局精奇,笔锋又爽利,我所看入了 liao 神啦 la。

乙:你看完了 lǎo。好,该借给我啦 la。

甲:可惜,你来晚了 lǎo。早叫二妹妹拿去了 liao。(122/99 页⑥)

表 12 《言语声片》“了”注音统计

了 <sub>1</sub>			了 <sub>2</sub>			
liao	lǎo	小计	liao	lǎo	la	小计
45	1	46	59	51	4	114
97.8%	2.1%		51.7%	44.7%	3.5%	

20) 《支那语书取研究》(1941)

⑤ 根据远藤光晓(1986),教材《言语声片》出版于 1930 年,但老舍完成录制唱片是 1928 年,《言语声片》第二卷主要是根据唱片内容誊写而来。

⑥ 斜线前为《言语声片》卷一罗马字母注音所在页码,斜线后为卷二中文文本所在页码。





该书以威妥玛拼音注音,“了<sub>1</sub>”(118例)和“了<sub>2</sub>”(341例)都注为 la<sup>1</sup>,“了<sub>2</sub>”又写作“啦(3例)/喇(12例)/咯(1例)”,如:“现在大家都齐了 la<sup>1</sup> 心了 la<sup>1</sup>”“对不住,那我就扰您啦 la<sup>1</sup>”“这几天不大疼喇 la<sup>1</sup>,就是觉着里头呼打呼打的直跳,大约是鼓脓喇 la<sup>1</sup>”“我雇这个老妈子是好极咯 la<sup>1</sup>,粗细活他都会做。”

#### 21) 《华日教室会话》(1943)

该书以片假名注音。全书共 302 例 lo, 只有 16 例“了<sub>1</sub>”,其余均为“了<sub>2</sub>”,包括 1 例写作“啦”的,如“下次我忘不了啦 lo”“我记错了 lo 功课表了 lo”“我疏忽了 lo”。《华日教室会话》还在书末附录“日本音字·汉字·罗马字对照表”,“了”对应的罗马字是 lo<sup>⑦</sup>。

#### 2.2 “了”音变的四个阶段

如果按照时代先后排列“了”的不同读音,会发现“了”的读音变化有反复。如早期形式是 liao, 到 1850 年代出现 lo、la(《正音咀华》《寻津录》),但在《汉英合璧相连字汇》(1871)只有 liao;在《英清会话独案内》(1885)中所有“了”都读 la,但在《言语声片》(1928)中的注音还有 liao。如何解释这些现象?可能的原因有三个。一是注音滞后。教材、词典等的注音有时追求稳妥,具有一定的保守性,新产生的读音常不被采用。《汉英合璧相连字汇》(1871)把“了”全注音为 liao,没有之前就已出现的 lo 和 la,应该属于这种情况。二是不同时期的形式可以共存,并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功能分化。《言语声片》中 liao、la、lo 并存,可能属于这种情况。三是书写形式没有完全反映读音。汉字书写形式是逐步定型的。《寻津录》中写作“了”的既有注音为 liao 的,也有注音为 la 的,“咯”有注音为 lo 的,也有注音为 la 的。《华英文义津逮》(1909)“赵城虎”一文共 5 处“咯”,注音 lo。《北京话语音读本》(1918)节选时,保留了前 4 处,将最后 1 例“咯”改为“了”,但“咯”和“了”都注音为 la。《北京话语音读本》语气词 la 已经普遍采用“了”来记录。因此可以推测《小额》中写作“了”的也有不少实际读 la。

如果排除注音滞后的干扰,根据“了”四种读音出现的时间,可以把读音变化分为四个阶段<sup>⑧</sup>:

第一阶段:liao(1830年代前)。

第二阶段:出现 lo(1830年代始)。早期部分“了”保留 liao,后期“了<sub>2</sub>”全读 lo。

第三阶段:出现 la(1850年代始)。早期部分“了”保留 lo、liao,中后期全读 la。

第四阶段:出现 lo(1904年始)。早期部分“了”保留 la、liao,后期部分“了<sub>2</sub>”保留 la。

⑦ 《支那語の発音と記号》(1942)的附录“日本音字·汉字·罗马字对照表”中已经出现汉字“了”和罗马字 lo 的这种对应,这是外国人撰写的汉语教材中最早明确记录“了”读为 lo 的文献,但该书没有会话。

⑧ 本文总结的“了”读音变化的时间点与太田辰夫总结的不太相同。太田辰夫(1950/2013)认为《清文指要》(三槐堂重刻本,1809)已出现句尾“咯”。但笔者翻检后只发现一例“咯”:“是啊,咱们许久不见了,我进去咯坐坐罢。”此处的“咯”从语法上说不能解释为句尾“了”。在西安将军署重刻本(1818)等后期版本中,“咯”均作“咯/畧”,可见三槐堂重刻本中的“咯”实为“咯”之误写。太田先生所说的“了”读 lo、la 的材料中,《三合语录》(1829)是满蒙汉三语对译的满语教科书,没有标音,只出现“了”一种写法;马礼逊《通用汉言之法》(1815)和雷慕沙《汉文启蒙》(1822)的“了”分别标音为 leaou 和 liaò,也未出现“咯、啰、喇”等其他功能相当于“了”的汉字,因此都无法证明有 lo、la 读音。太田辰夫(1958/1987:355)说:“句末的‘了’无例外地不读[liau]的时代,大概比《儿女英雄传》的时代还要稍晚,是在 19 世纪的后半叶。后助动词的‘了’也读成[le],可以认为是 1880 年前后。”根据本文的考察,由于“了”的不同变体可以共存,“了”在 1920 年代仍可以读 liao,而读 le 的时间是在 1904 年才首次发现。



表 13 按“了”的读音变化进程排列本文考察的材料(标 \* 者为注音滞后的语料)。

表 13 北京话“了”语音形式变化的阶段

	语料	年代	了 <sub>1</sub>	了 <sub>2</sub>
第一阶段 liao	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	1761	了 liyao/liyoo/lioo	了 liyao/liyoo/lioo
	* 汉英合璧相连字汇	1871	了 liao <sup>3</sup>	了 liao <sup>3</sup>
第二阶段 lo	正音撮要	1834	了	了、咯
	* 寻津录·课文	1859	了 liao	了 liao <sup>3</sup> 、咯 lo
	* 语学举隅	1873	了 liao/lo	了 liao/lo、咯 lo
	* 华英文义津速	1909	了 liao <sup>3</sup> /liao	了 liao/lo、咯 lo
第三阶段 la	正音咀华	1853	了	了、咯 lo、咧、喇
	寻津录·练习	1859	了 liao <sup>3</sup> /liao <sup>1</sup> /la <sup>1</sup>	了 liao <sup>3</sup> /liao <sup>1</sup> /la <sup>1</sup> 、咯 lo <sup>4</sup>
	语言自述集	1867	了 liao <sup>3</sup> /liao	了 liao <sup>3</sup> /liao/lo/la、咯 lo <sup>1</sup> /lo <sup>4</sup>
	汉言无师自明	1872	了 liao/la、咯 la	了 la、咯 la
	总译亚细亚言语集	1880	了 liao/la	了 liao/la
	* 小额	1907	了、啦	了、啦
	* 北京话语音读本	1918	了 liao/la	了 la、咯 la
	英清会话独案内	1885	了 la	了 la、拉 la
	* 日清会话语言类集	1905	了 la	了 la、喇 la
	* 汉语通释	1912	了 la	了 la
* 支那语书取研究	1941	了 la <sup>1</sup>	了 la <sup>1</sup> 、啦/喇/咯 la <sup>1</sup>	
第四阶段 lǎ	对兵说话	1904	了 lou/le	了 lou/la/le
	* 言语声片	1928	了 liao/lǎ	了 liao/la/lǎ
	* 国语留声片课本	1922	了 lǎ	了 liao/la/lǎ
	李德铎(万人迷)相声	1908	lǎ	la/lǎ
	新国语留声片课本	1935	了 le	了 le
	华日教室会话	1943	了 lǎ	了 lǎ、啦 lǎ

我们注意到,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的变化速度不同:在从第一阶段 liao 向第二阶段 lo、第三阶段 la 变化时,“了<sub>2</sub>”比“了<sub>1</sub>”时间早、速度快;在从第三阶段的 la 向第四阶段的 lǎ 变化时,“了<sub>1</sub>”比“了<sub>2</sub>”快。“了<sub>2</sub>”比“了<sub>1</sub>”更快变化为 lo/la 的可能原因是,“了<sub>2</sub>”比“了<sub>1</sub>”语义更虚,又处于句末非重音位置,更容易弱化。但句尾“了<sub>2</sub>”作为语气词,开口度大的 la 发音更响亮,适合于互动等级高、强语气的场合,因而保留下来。

### 2.3 “了”读音变化的性质

“了”的读音变化有不同的阶段和表现形式。从第一阶段 liao 到第二阶段 lo,是单元音化;第三阶段从 lo 到 la,是低元音化;第四阶段从 la 到 lǎ,是中元音化。这种语音变化,其实是由于轻读造成的语音弱化。

从 liao 到 lo 的单元音化是弱化的常见现象,从 la 到 lǎ 的中元音化也是弱化的常见现象,而从 lo 到 la 的变化是元音开口度变大,看作弱化则有违一般认识。其实,同一时代,北京话中的“呢”“的”“吗”的语音弱化也经历了和“了”相似的韵母 a 化的过程。下面分别列举:

#### 1) “呢” ni → na → nǎ

“呢”在 1870 年代以前读 ni。从《语言自述集》(1867)开始,表示持续进行的“呢”开始出现 na 的读音,写作“哪”:

(22) a. 那字你抄了没有? 还没抄哪。(散语章练习五答案)

b. 听见说,你如今上了耍钱场儿了,还该下许多的账。若果然是那么着,不是玩儿的呀! 得略收收儿才好哪。(谈论篇百章之四十六)

到《参订汉语问答国字解》(1880)中,表示疑问的“呢”也出现 na 的读音:

(23) a. 你病了有多久哪?(20页)

b. 你这老悖的,只知道死守旧规矩,要省几个工钱,怎么想不到,早年现在的情形不一样哪?(67页)

到 1920 年代,“呢”出现了 ne 读音。《国语留声片课本》(1922)中指出,“呢”是“快慢轻重不同的多音字”,读得慢一些是 ni,读得快一些、轻一些就是 ne。在《新国语留声片课本》(1935)中,“呢”就只记为 ne 了。

2) “的”di → da → də

“的”在 1920 年代以前的所有注音材料中均记为 di 音。《日支对译建筑用语》(1921)中,“的”的片假名注音有两种:夕(da 共 77 例)和テ(de 共 17 例)。如:

(24) a. 你今天带来的 da 那个瓦匠,他的 de 手艺不大很好。(58 页)

b. 盖房子的 da 计画,你是在那儿托人画的 de 呢?(75 页)

《支那四声字典》(1927)将“的”字放在音节 tē 的条目下(该字典中,ê 字母还用于“何歌渴”等字韵母),同时加注了 4 个读音:ti<sup>1,2,4</sup>和 ta<sup>1</sup>。

3) “么”mo → ma

疑问语气词“么”本读 mo,后来出现 ma 的读法。如:

(25) a. 你还看书呢么 mo,天都矇矇亮儿了,你睡一会儿罢。(《寻津录》)

b. 花瓶也算是家伙么 ma?(《总译亚细亚言语集》)

《支那四声字典》(1927)在音节 ma 的条目下列出了“吗”“么”等字,注释中特别说明,“么”做语气词时读为 ma。

另一方面,“老”“里”等字的弱化形式曾经也有低音音化现象。《小额》中的“啦”除了记录语气词“了”的弱化形式,也记录“老”“里”等字在轻声中的弱化形式。如:

(26) a. 这几位恭本人,也不很会跳动,倒是明五爷说了几句大实话,说:“得了,额啦大呀,谁让你错了呢,赔个不是吧。”

b. 小额正在难受之际,明五爷早瞧见他啦,说:“额老大呀,你们爷儿几个早来啦。”

(27) a. 小额这几家儿得意的亲友,先头啦也说过,没有一家儿够程度的。

b. 单说打杂儿的孙升,够奔北新桥儿三条胡同泰都老爷那里。先头里也说过,这位泰都老爷,斗大的字认得一口袋半……

(28) (王香头)两只抹子脚,横着量有四寸,说话粘牙倒齿,很有点儿妖啦妖气的。

此外,《汉言无师自明》(1872)中,助词“着”注音为 ja,后缀“子”注音为 dza,也应该是这一弱化途径的表现。

由上可见,韵母 a 化是早期北京话的语音弱化的普遍现象。进一步的弱化则变为[ə]韵,这是 1920 年代至今的趋势。

liao、lo、la、le 是虚词“了”语音弱化不同阶段的读音,可看作虚词“了”的四个语音变体。“啦”并非“了+啊”的合音,也不是“了”的强化变韵,而是“了 liao”弱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。“咯 lo”是“了”弱化的第二阶段,并非“了+哦”的合音。

## 2.4 共存变体的功能分化

前面说到“了”的语言变化不同阶段的形式可以并存,正如杨永龙(2003)所说,语气词的语音强弱形式是“四世同堂”而非“新陈代谢”。

既然“了”的语音演变过程是“四世同堂”,共时平面上一个语言单位共存有多个读音,就可能出现分工。远藤光晓(1986/2001)考察了《言语声片》中“了”的 liao 和 le 出现的条件,发现:“了<sub>1</sub>”读 liao,“了<sub>2</sub>”在强音节读 le,弱音节读 liao。但这个规律有15.6%的例外,另一方面在其他材料中都未发现类似的规律,因此这个规律是否成立还需进一步的验证。

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,“了”的不同语音形式的分工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。其一是风格色彩因素。老形式 liao 更典雅,适合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使用,新形式 la、lə 则适合非正式场合。京剧唱词中的“了”仍读做 liao,在念白中,正面角色也读 liao,只有小人物、丑角才读作 lə。《言语声片》标音作 lə 的部分“了”,在录音中反而读成了 liao,很可能是较为正式的录音环境和教科书性质,使老舍采取了典雅的读法。

其二是语气强弱因素。前面说到,开口度大的 la 发音更响亮,适合用于互动等级高、强语气的场合。老舍约 31 万字的剧本中,“是啦、好啦、得啦、怎么啦”的使用数远多于相对应的“了”形式,因为在互动语境中经常需要加强语气。

表 14 老舍剧本高互动等级语境“了”的用字

啦	用例数	了	用例数
是啦	19 例	是了	3 例
好啦	18 例	好了	8 例
得啦	19 例	得了	9 例
怎么啦	57 例	怎么了	11 例

郭小武(2000)认为“啦”是“了”的强化形式。方梅(2016)认为,“啦”主要用于宣告事态、请求、质疑等施为性语句。陈颖(2016a)认为,语气词互动等级与其语音形式相关:互动等级越高(主观性、交互主观性强),语气词的开口度越大。开口度越大,发音越响亮。以上研究都表明“了”的不同语音形式出现一定程度

的分工。在当代共时平面上,读 la 的“了”更适合用于互动等级高、强语气的表达。不过,我们认为,强语气条件只是从“了”已有的四个语音形式中选择最适合的形式,而不是强行改变“了”的读音。只有这样,才能解释为何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包括“了<sub>1</sub>”在内的所有“了”都读 la。

“咯 lo”虽然当代书面语中已不常见,但口语中其实并不少见。由于 lo 比 lə 发音响亮,也更多地用于强语气、互动等级高的场合。

## 3. “了”的语音形式的跨方言比较

### 3.1 “了”的语音形式的两种类型

汉语方言中,“了”不同程度地保留着语音弱化各个阶段的格局。与北京话不同的是,方言中普遍存在 liu/lie/lao/lou 这样的复元音韵母形式。如果把其他方言中的复元音韵母形式也考虑进来,那么“了”的语音弱化过程可分为两种类型的不同阶段:

类型 1: 弱化后韵母有 i 介音。

第一阶段: liao。如武汉话“了<sub>1</sub>”“了<sub>2</sub>”读 liao(或 niao)。

第二阶段: liou/liu/liɔ/lio。弱化后保留第一阶段的 i 介音,保留圆唇元音。如昌黎话“了<sub>1</sub>”可读 liu(《昌黎方言志》,1984);原平话“了<sub>1</sub>”读 liɔ(侯精一、温端政,1993)。

第三阶段: lia/lie/lie。弱化后保留 i 介音,主要元音为不圆唇前元音或低元音。如文水话

“了<sub>2</sub>”读 lia(侯精一、温端政,1993);昌黎话“了<sub>2</sub>”读 lie(《昌黎方言志》,1984)。

第四阶段:liə/liɤ/li。弱化后保留 i 介音,主要元音为不圆唇央中元音或后元音;或主要元音脱落,原介音转为主要元音。如浑源话“了<sub>1</sub>”读 liə?<sup>⑨</sup>(张子华,2013);原平话“了<sub>2</sub>”读 liɤ;祁县话“了<sub>2</sub>”读 li(侯精一、温端政,1993)。

类型 2:弱化后无 i 介音。

第二阶段:lao/lou/lɔi/lɔ/lo。弱化后 i 介音脱落,有的方言单元音化,但保持圆唇特征。如绵阳话“了<sub>1</sub>”“了<sub>2</sub>”都读 lao。蓟县话“了<sub>1</sub>”读 lou(陈凤霞,1997)。平遥话“了<sub>1</sub>”读 lɔ(侯精一、温端政,1993)。合肥话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都弱化为 lo(《安徽省志·方言志》,1997)。

第三阶段:la/lɛ/læ/lɛ/le/lei。韵母为不圆唇前元音或低元音。如建水话(张宁,1986)和诸城话(钱曾怡、罗福腾,1992)“了<sub>1</sub>”“了<sub>2</sub>”弱化为 la。邢台话“了<sub>2</sub>”<sup>⑩</sup>读[læ](范晓蕾,2014)。

第四阶段:lɔ/lɤ。韵母弱化为央中元音。如天镇话(谢自立,1990)、神木话(邢向东,2002)。

有的方言中,“了”的声母 l 脱落,如建水话的“了<sub>1</sub>”单念为[lɛ<sup>212</sup>],在句中可以脱落声母读为[ɛ](张宁,1986),淄川话的“了<sub>1</sub>”读为[ə](孟庆泰、罗福腾,1994)。根据元音仍把声母脱落的形式归入第三(a)和第四阶段(ə)<sup>⑪</sup>。

表 15 汉语方言和不同时期北京话“了”语音形式的类型和弱化阶段

	类型 1:有 i 介音		类型 2:无 i 介音	
阶段 1	liao	武汉、《清文启蒙》		
阶段 2	liou/liu/liɔ/lio	昌黎、唐山、原平	lao/lou/lɔi/lɔ/lo	绵阳、蓟县、平遥、合肥、《正音撮要》
阶段 3	lia/liɛ/lie	昌黎、保定、文水	la/lɛ/læ/lɛ/le/lei	建水、诸城、邢台、《汉语通释》
阶段 4	liə/liɤ/li	浑源、原平、祁县	lɔ/lɤ	天镇、神木、荣成、《新国语留声片课本》

可以看到,“了”语音弱化后的三个阶段的语音形式,在无 i 介音类型和有 i 介音类型之间呈现出平行性:同一阶段的语音形式的主要元音基本相同。北京话“了”的四个阶段语音形式 liao、lo、la、lɔ 在其他方言中都能找到同类;弱化后的 lo、la、lɔ 属于无 i 介音类型的三个阶段。

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在有的方言中处于同一类型的同一阶段,如武汉话都读 liao,属于有 i 介音类型第一阶段;合肥话和阜阳话都读 lɔ,属于无 i 介音类型第二阶段;诸城话都读 la,属于无 i 介音类型第三阶段。有的方言中则类型或阶段不统一,如保定话“了<sub>1</sub>”读 lou,属无 i 介音类型第二阶段,“了<sub>2</sub>”读 lie,属有 i 介音类型第三阶段;蓟县话、平谷话“了<sub>1</sub>”读 lou,“了<sub>2</sub>”读 lɔ,分别属于无 i 介音类型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;海丰话“了<sub>1</sub>”读 liau,“了<sub>2</sub>”读 liau 或 lo(杨必胜、陈建民,1984),分别属于有 i 介音类型第一阶段和无 i 介音类型第二阶段。

早期北京话材料中,也有用作“了<sub>2</sub>”或“了<sub>1</sub>”的“咧”,属于类型 1 第三阶段的读音。如:

(29) a. 我只喝一盅就醉咧。(《清文启蒙·兼汉满洲套话》,1730)

⑨ 这里对“了”的语音形式的分类只考虑韵母元音的舌位和是否圆唇,忽略入声韵尾和鼻音韵尾或鼻化。添加入声韵尾在有入声的方言中是语音弱化的普遍现象,是弱化导致音长变短,与入声混同的结果。有的方言添加鼻音韵尾或元音鼻化,也是语音弱化造成的。

⑩ 邢台话的[læ]和北京话的“了<sub>2</sub>”并不完全对应,此处所说的“了<sub>1</sub>”“了<sub>2</sub>”只是大致的区分。

⑪ 脱落声母的“了”还可进一步弱化,与前面的动词融合,发生动词 D 变韵,或发生动词变调,如莒县话(李仕春、艾红娟,2008)、获嘉话(贺巍,1989)、浚县话(辛永芬,2006)、烟台芝罘话(刘探宙,2013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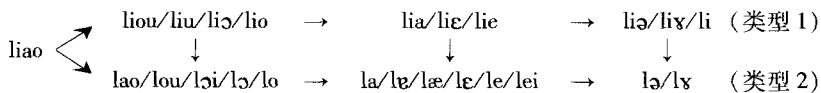
b. 过了那山岗子,不远儿就瞧见那二十八棵红柳树咧。(《儿女英雄传》,1878)

c. 我那二兄弟是去年才中咧进士,三兄弟是咳(还)在书房念书呢?(《华音启蒙谚解》,1883)

早期北京话材料中的“咧”在1850年后逐渐减少<sup>⑫</sup>,在当代基本消失。

### 3.2 “了”的语音形式的变化路径

“了”语音形式的两种类型的四个阶段的演变,也许不仅存在同一类型中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的变化,还可能存在两个类型之间的跨类变化。图示如下:



高晓虹(2010)说:“助词‘了’的韵母由齐齿呼丢掉介音变为开口呼,而不是相反。这是因为在语流中,轻声音节如果是齐齿呼,介音常变得模糊含混,导致介音脱落。”类型2的不同阶段读音,既可能是同类型的上一阶段变化而来,也可能是类型1的相同阶段脱落i介音而来。

### 3.3 “了”的不同语音形式的功能分化

不少方言中,“了”的不同语音形式存在功能分化,主要是用不同的语音形式表示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,如唐山话、邢台话、蓟县话、保定话、济南话、菏泽话、滨州话。

当代北京话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的语音形式已基本统一,只是“了<sub>2</sub>”有不同阶段的语音形式,其中la更倾向于在强语气语境出现。这种现象在其他方言中也有。高晓虹(2010)发现,沂水话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一般情况下都读lǎ,但在表达强烈语气时,“了<sub>2</sub>”也可以读为“嘞[lǎ]”;莱州话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都读“喽[lou]”,但在强语气语境,“了<sub>2</sub>”也可以读“啦[la]”。如此看来,第三阶段的语音形式由于韵母开口度大,发音响亮,更易于用于强语气语境。这种情况主要出现于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读音基本统一、“了<sub>2</sub>”有不同语音形式的方言中。

## 4. 结语

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本来都读liao,后来出现连续的语音变化。“了”的语音变化经历了“liao → lo → la → lǎ”四个阶段。1830年代“了<sub>2</sub>”开始出现lo的读音,写作“咯”“啰”;1850年代出现la的读音,仍写作“咯”或“了”,或写作“喇”“拉”“啦”。1904年前后,“了<sub>1</sub>”和“了<sub>2</sub>”开始弱化为lǎ,有时也可读为la,写作“啦”。

前期“了<sub>2</sub>”的语音变化比“了<sub>1</sub>”快,“了<sub>2</sub>”的la在1870年代全面取代liao,而“了<sub>1</sub>”的la在1880年代才全面取代liao。但“了”向lǎ变化的过程却是“了<sub>1</sub>”比“了<sub>2</sub>”快。“了<sub>1</sub>”的lǎ完全取代liao,la是在1920年代,但直至今日“了<sub>2</sub>”仍有不少保留la的读音。

“了”的这一系列语音变化是轻声造成的语音弱化。语音弱化后韵母a化是北京话中的普遍现象,不但出现于“了”的弱化,也出现于“呢”“的”“么”及其他轻声音节的弱化中。

“了”的四个语音形式中,lo、la、lǎ是语音弱化的结果。不同形式可在同一时代共存,并出现一定程度的功能分化,liao常出现在典雅、正式的场合,发音响亮的la和lo更常出现于强语气、互动等级高的交际场合,发音不响亮的lǎ一般出现在弱语气、互动等级低的场合。“啦”并非“了+啊”的合音形式,也不是“了”的强语气变韵形式,而只是“了”的语音弱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读音形式。在强语气的语境,说话人倾向于从“了”既有的四个语音形式中选择发音

<sup>⑫</sup> “咧”在朝鲜时代的汉语教材中多见,可能有东北方言的影响(参看陈颖,2016b)。

更响亮的形式。

从跨方言的角度看,“了”的语音形式可分为无 i 介音和有 i 介音两种类型,两种类型的弱化过程呈现大致平行的阶段。北京话的“了”弱化后的三种读音 lo、la、la 分别属于无介音类型的二、三、四阶段读音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 《安徽省志·方言志》,方志出版社。
- 陈凤霞 1997 《蓟县话的“了[·lou]”》,《天津师大学报(社哲版)》第4期。
- 陈淑静 1998 《平谷方言研究》,河北大学出版社。
- 陈颖 2016a 《试论语气词的互动等级序列》,第二届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,上海 2016年3月。
- 陈颖 2016b 《朝鲜时代后期汉语教科书的“咧”》,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第5期。
- 方梅 2016 《北京话语气词变异形式的互动功能——以“呀、哪、啦”为例》,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2期。
- 高静亭 1834 《正音撮要》,粤东卒英斋刊本。
- 高晓虹 2010 《助词“了”在山东方言中的对应形式及相关问题》,《语言科学》第3期。
- 郭小武 2000 《“了、呢、的”变韵说——兼论语气助词、叹词、象声词的强弱两套发音类型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4期。
- 河北省昌黎县志编纂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 1984 《昌黎方言志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贺巍 1989 《获嘉方言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。
- 侯精一 温端政 1993 《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》,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。
- 金立鑫 1998 《试论“了”的时体特征》,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1期。
- 李仕春 艾红娟 2008 《山东莒县方言动词的合音变调》,《语言科学》第4期。
- 李无未 杨杏红 2011 《清末民初北京官话语气词例释——以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为依据》,《汉语学习》第1期。
- 刘探宙 2013 《烟台芝罘话一种名、动同模式的变韵》,《方言》第2期。
- 刘云 2013 《早期北京话的新材料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3期。
- 六角恒广 1991-1998 《中国语教本类集成》,东京:不二出版。
- 马希文 1983 《关于动词“了”的弱化形式》,《中国语言学报》第1期。
- 孟庆泰 罗福腾 1994 《淄川方言志》,语文出版社。
- 内田庆市 冰野善宽 2016 《官话指南の書誌的研究》,东京:好文出版。
- 钱曾怡 罗福腾 1992 《潍坊方言志》,潍坊市新闻出版局。
- 莎彝尊 1853 《正音咀华》,尘谈轩刻本。
- 松友梅 1907/2011 《小额》,刘一之标点注释,世界图书出版公司。
- 太田辰夫 1950/2013 《论清代北京话》,陈晓译注,远藤光晓校,《语言学论丛》(第四十八辑),商务印书馆。
- 太田辰夫 1958/1987 《中国语历史文法》,蒋绍愚、徐昌华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- 汪维辉 2005 《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》,中华书局。
- 王力 1954 《中国现代语法》,商务印书馆。
- 王照 1904/1957 《对兵说话》,《官话字母读物八种》,文字改革出版社。
- 文康 1878/1986 《儿女英雄传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。
- 习丹丹 2015 《河北唐山方言语气词研究》,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。
- 谢自立 1990 《天镇方言志》,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。
- 辛永芬 2006 《河南浚县方言的动词变韵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1期。

- 邢向东 2002 《神木方言研究》，中华书局。
- 杨必胜 陈建民 1984 《海丰方言动词的态》，《语言研究》第2期。
- 杨永龙 2003 《句尾语气词“吗”的语法化过程》，《语言科学》第1期。
- 远藤光晓 1986/2001 《老舍のleとliao》，《中国音韵学论集》，东京：白帝社。
- 张丹 赵博雅 2016 《保定方言语法特点研究》，《北方文学》第5期。
- 张美兰 刘曼 2013 《〈清文指要〉汇校与语言研究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张宁 1986 《建水方言志》，云南民族出版社。
- 张子华 2013 《山西方言助词“了”及相关结构研究》，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。
- 赵元任 1922 《国语留声片课本》，商务印书馆。
- 赵元任 1935 《新国语留声片课本》，商务印书馆。
- 赵元任 1968 《中国话的文法》，丁邦新译，香港：中文大学出版社，1980年。
- 朱德熙 1982 《语法讲义》，商务印书馆。
- 竹越孝 2012 《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——翻字·翻译·索引》，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語学研究所。
- Chen, Yujie (陈玉洁) 2013 The complexity of *liao* ‘finish’ and its weakened form *le* in the Shangshui Dialect in Henan Province (商水方言中的 *liao* 和 *le*)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，暨南大学。
- Edkins, Joseph (艾约瑟) 1857/1864 *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* (官话口语语法)，Shanghai: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.
- Fan, Xiaolei (范晓蕾) 2014 *Tense, Aspect and Modality in Chinese: A Typological Study*.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。
- George, Carter Stent (司登得) 1871 *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kinese Dialect* (汉英合璧相连字汇)，Shanghai: The Customs Press.
- Giles, Herbert Allen (翟理斯) 1872/1887/1901/1922 *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* (汉言无师自明)，Shanghai: A.H. De Carvalho, Printer & Stationer.
- Giles, Herbert Allen (翟理斯) 1873 *A Dictionary of Colloquial Idiom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* (语学举隅)，Shanghai: A.H. De Carvalho, Printer & Stationer.
- Hillier, Walter Caine (禧在明) 1907/1913 *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* (华英文义津逮)，London: Kegan Paul, Trench, Trübner.
- Karlgren, Klas Bernhard Johannes (高本汉) 1918 *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* (北京话语音读本)，Stockholm: Kungl. Boktryckeriet. P. A. Norstedt & Söner.
- Lessing, Ferdinand (莱辛) and Wilhelm Othmer (欧德曼) 1912 *Lehrgang der Nord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* (汉语通释——官话教程)，Tsingtau: Deutsch-Chinesische Druckerei und Verlagsanstalt.
- Mateer, Calvin Wilson (狄考文) 1892/1900 *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, Based on Idiom* (官话类编)，Shanghai: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.
- Percy, Joseph Bruce and Evangeline Dora Edwards and Conlin. C. Shu (老舍) 1930 *Linguaphone Oriental Language Courses: Chinese*. (言语声片(灵格风东方语言系列教材:汉语))，London: The Linguaphone Institute.
- Wade, Thomas Francis (威妥玛) 1859 *Hsin Ching Lu* (寻津录)，Hongkong: China Mail.
- Wade, Thomas Francis (威妥玛) 1867/1886 *Yü Yen Tzŭ Êrh Chi,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* (语言自述集)，London: Trübner & Co., 60, Paternoster Row.

郭锐 北京 北京大学中文系 guoruipku@163.com;  
陈颖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scsdcy@163.com;  
刘云 北京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 blcu2004@163.com